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中篇小说卷

5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新中國成立50周年
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

（本卷為《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》第一輯）

中篇小說卷

5

中國人民出版社 編

（北京）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中篇小说卷



5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

目 录

- 界 / 藏族 次仁罗布 / 著 / 2387
- 白果 / 仡佬族 赵剑平 / 著 / 2435
- 不愿文面的女人 / 彝族 张昆华 / 著 / 2468
- 父亲是个兵 / 蒙古族 邓一光 / 著 / 2563
- 人间烟火 / 哈尼族 存文学 / 著 / 2607
- 情韵 / 哈尼族 朗确 / 著 / 2641
- 魔咒 / 藏族 梅卓 / 著 / 2679
- 心山 / 维吾尔族 穆罕默德·巴格拉希 / 著 /
维吾尔族 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 / 译 / 2709
- 无形的绳索 / 藏族 拉巴顿珠 / 著 / 藏族 普日科 / 译 / 2753
- 出征夜 / 满族 朱秀海 / 著 / 2832
- 断崖 / 苗族 石定 / 著 / 2854
- 大地之泪 / 维吾尔族 艾合塔木·吾买尔 / 著 /
维吾尔族 克然木·依沙克 / 译 / 2887
- 最后的土司 / 土家族 叶梅 / 著 / 2921
- 编后记 / 2961
- 附录:《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》总目录 / N1



界

藏族 次仁罗布 / 著

1

界

可怜的老太婆，已经干不动活了。本指望出家的小孩能照顾一下自己，到头来他连看也不看她一眼，真是可怜啊。这次，我一定要把出家的多佩带回去。马载着我向咤日寺走去。看看这天，今晚肯定到不了咤日寺，我还要在榴村借宿一宿。

马蹄踩在沙砾道上，留下深深的印痕，秋风一起，印痕被刮得不留痕迹。

弩马啊弩马，你也老了，喘气了，走不快了，跟我一样衰朽了。这五十多年里我目睹了龙扎谿卡（庄园）的衰败过程，让我叹息、让我唏嘘。

我的头发黑亮亮，我的皮肤绷绷紧紧，我的牙齿像一串珍珠之时，查斯被龙扎谿卡的老太太带到了谿卡里。谁都不知道她来自何方，因何属于龙扎谿卡的老太太。直到老太太仙逝，她都对此事缄默不语；同样，查斯也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，久而久之，人们也就失去了打探的兴趣。

2387



我见到查斯时，她的头发剪得短短，赤着脚丫子在放牧，她的个头只有龙扎谿卡的土灶般高。呸，你这驽马，给我晃什么头，你以为我给你说瞎话呀。唉，那时我父母都健在，我们是龙扎谿卡的佃户，农闲时我父亲当裁缝，母亲身上还有一些陪嫁的金银饰物，日子总能熬过去。我跟龙扎谿卡的格日旺久少爷一起，在一家私塾就读。那教书先生很严厉，可惜他已经死了。噯嘛呢叭咪吽！我可对你没这么严厉过，是吧驽马。总算你有点良心，还点个头。那先生让我们每天在习字板上写三十个字母，写得不合规范，哈哈，驽马，那就完了。你走慢点，我的烟瘾又上来了，先让我吸口鼻烟。

先生揍我的次数只有一次，但仅有的那次让我铭心刻骨。那次我不会背《三十颂》后半段，先生扒掉我的裤子，在粉嘟嘟的屁股上柳条上蹿下跳，直至屁股成了海棠花般鲜艳时，先生才喘着气罢手。我和盛开的屁股，被母亲背回了家。有一次，先生罚龙扎谿卡的格日旺久少爷，让他光着脚丫站在天井旁的冰块上，冻得直流鼻涕，只消一会儿屎尿都流出来了。他藏装的下摆沾满了屎，先生让我陪格日旺久少爷到河边去洗洗。

冬日的阳光很暖和，鹅卵石晒得发烫，格日旺久少爷脱了个精光。我把臭气熏天的藏装在河水里冲洗，屎被水冲走，一股臭味和黄色飘到下游去了。格日旺久少爷说他要下河洗洗大腿和屁股，我瞅见他的屁眼上，沾着疮疤一样的干屎，腿还有点罗圈。这一发现，使我莫名地对他有了一丝好感。

格日旺久少爷虽然穿得比我们好，但身上养满了虱子。放学回去时，格日旺久少爷会脱掉身上的衬衣，让我们帮他捉虱子。捉虱子就是抓糖果，捉到十个虱子可以得一块糖。两三天的工夫，衬衣上的虱子被我们捉了个精光。我们的嘴里一直回荡着糖的香甜，梦里舌尖都是甜腻腻的。



我们吃上瘾了，就鼓动格日旺久少爷脱内裤，让我们捉虱子。少爷经不住我们的鼓动，脱完内裤把它抛得远远的。我们像洪水呼啦啦地涌过去，把带有尿臊味的衬裤上的虱子一下席卷而走。冤马，那时候可真笨呀，我们不该捉得那么干净，留一些虱子让它再生儿育女，那样我们吃糖的时间要久长些。再往后，格日旺久少爷的衬衣衬裤上不再繁育虱子了，我们就把目光盯在少爷脑袋上。但这次少爷不看谁捉得多，他要我们把捉到的虱子用牙齿嚼死，还要发出咔嚓的脆响声。谁发出的脆响声亮，谁得到的糖果就多。格日旺久少爷身上的虱子被我们清扫干净时，也就离少爷离开谿卡的日子不远了。

听说，那天太阳刚从山脊探头时，格日旺久少爷和老太太骑上谿卡里最好的马向拉萨进发，随行的四个奴仆里头就有查斯。一片金光涂抹在他们身上，大伙都在啧啧称叹。

隔了半个月，老太太回到了龙扎谿卡，格日旺久少爷和查斯却没有回来。时隔四年后，格日旺久少爷回了一次谿卡，小住几日后又回拉萨去了。

这四年当中龙扎谿卡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我们家。随着我父亲的病逝，家境一天不如一天，母亲先是变卖掉金银饰物，到后来把牛和马也卖了，即使这样也只熬过了三年，家里便一贫如洗。我们也从龙扎谿卡的佃户变成了朗生，我和母亲成了龙扎谿卡的奴仆。仰仗老太太的恩赐，她并没有把我支去种庄稼，他让我跟着管家做些抄抄写写的活路。我母亲献上哈达，磕头表示感谢。

老太太说，时运不济啊，裁缝一去世，你们家的柱子也就倒了。好在裁缝的儿子曾跟我们的格日旺久啦一同学过字、学过算术，跟那些个朗生不能一概同论。我听了热泪盈眶。

又过了四年，我成了老太太身边最亲近的人。



那年的冬末，老太太嘱咐我，来年的粮食争取取得丰收，她要用粮食换些钱，给少爷打通关节。老太太想让格日旺久少爷在拉萨噶厦政府里谋个差事。为了风调雨顺，开春之前，我从储藏室拿了一个酥油包和一袋糌粑，骑上一匹叫栗色的马到咤日寺邀请活佛去了。

走的也是这一条路，三十年来一点都没有变，变了的就是人。三十年前我从这里过时，穿着绸缎的管家服装，腰上别了把胁刀，扬鞭策马而去，留下一路的尘埃飘荡；如今，却穿着毡毡藏装，悠悠晃晃，经不起颠簸了。

藏俗新春正月吉日开耕试犁前，咤日寺的喜齐土丹丹巴尼玛活佛带着僧众驾临龙扎谿卡。喜齐土丹丹巴尼玛活佛进行了三天的诵经祈愿，然后亲临农田，搞禳灾辟邪仪式。末了，对谿卡四周的信徒进行讲经、摩顶，临近村子里的人全跑到龙扎谿卡来了，黑压压的，真是热闹。那次开耕试犁庆典，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隆重的一次。

果然那年取得了丰收，按老太太的吩咐，我把粮食换成了大洋，再把沉甸甸的大洋哗啦啦地倒进牛皮袋里。那脆亮的声音让我的心怦怦地跳，眼里荡满泪花。当时我还想，花这么多钱去贿赂那些老爷干什么？龙扎谿卡和积攒的钱够少爷一辈子享用的！

我们离开龙扎谿卡，随老太太赶往拉萨。十几头骡子驮着粮食和肉，逶迤穿行在窄小的山道上。七天之后我们来到了拉萨，老太太脸上看不出一点劳累的印记，她倒显得异常的兴奋。我们直接开拔到了德忠府。德忠府的老爷和夫人亲自率领家仆在大门口迎候。我扶老太太下马，掏出哈达呈与老太太，他们相互献哈达，径自向楼上走去。

在德忠府管家的指挥下，我们把骡子赶到大院里，将粮食和肉全卸下抬进了储藏室，随后，把骡子和马赶到后院的马厩里去。我们的老太太和德忠府的老爷是兄妹，老太太七十八岁时就嫁到了龙扎谿卡。这次少爷的事全仰仗



德忠老爷中间疏通，才使事情进展顺利。我们在马厩里席地而坐，只吸了几口鼻烟，有个女的款款跑来，传老太太的话，让我马上上楼。我把手上的鼻烟粉拍掉，腾地从地上站起，跟随那个女的走。

老太太盘腿坐在床上，屋子里就她一个人。

桑杰，东西全卸下了吗？老太太问。

回老太太的话，全部放到储藏室了，马和骡子也喂了草，赶到后院的马厩里了。

你对德忠府不熟悉，让查斯带你转转，熟悉熟悉。另外，好生管好那几个用人，别让他们生出事端来。

遵命，老太太。

时间真能拿捏人啊！近十年间，查斯从一个小丫头出落成肌骨莹润，长挑身材之美女了。她引我转了德忠府的各处，我把德忠府差不多刻在了脑子里。查斯说一口流利的拉萨话，而且举止文雅，要是老太太不点名，我会误以为为是德忠府的千金呢。

老太太在德忠老爷的指导引见下，把大洋哗啦啦地倒进那些噶厦老爷们的腰包里，他们打着饱嗝，将格日旺久少爷塞进噶厦政府里，让他从事文秘工作。

以前满身虱子、屁眼上沾着干屎、腿有点罗圈的少爷，好像蛇样脱了一层皮，变得英武壮实了。少爷见到我时只提及关于老太太的事，从不重温龙扎谿卡的那段岁月。我是仆，少爷是主，这界限我是很清楚的。

即将离开德忠府时，少爷说他要让我开开眼界，带我去一家酒馆。酒馆里有几个军官在喝酒，他们的肩章和帽徽都是纯金的，在落日的映照下金光灿灿。

他们跟少爷很熟。少爷说，他们是仲扎兵营的，都跟我朋友。我们相对而坐，我望着少爷俊俏的面庞，听着挑逗女人的言语，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乡巴佬的猥琐和困窘。少爷喝得有点高，搂着弹扎年琴的女人，说，桑杰，



以后我再不用回龙扎谿卡了，你照顾好老太太，将来龙扎谿卡我让你来代管。我除了感动，还有些许的兴奋，但这种情绪没有持久，我知道这是少爷醉酒后的话，明天他会忘得精光。在酒馆里我每说一句话，少爷就逮住一个词，拿来当笑料，还说这就是乡巴佬的话。那几个女的笑得奶子都上下抖动，手不断拍打少爷的背部。几个军官也学少爷取笑我，他们那个勒脖子的黑绳子都扯到军服外了，手不停地摸着女人的屁股。少爷和弹扎年琴的女人到里屋作乐去了。我跟军官们说，我们乡下男人，从不摸女人的屁股，那样会遭受晦气的。军官们逗乐了，女人们却放肆地笑。因为这句话，一个军官给我再要了一罐酒。我听到少爷带去的那个女人，发出抽筋般的声音。我又说，这声音有点像野狗的叫声，我们乡下的女人从不吭一声，最多会闭上眼睛。屋子的各处爆发出一片哗啦啦的笑声，感觉整个屋子都在颤动，军官们还笑出了眼泪。没一会儿，陶罐里的酒喝尽了，我的肚子一下沉重起来，不断往街角撒尿去。

驮着茶、盐的骡子，天不亮就出发了。

老太太晚些起来，转了圈八廓街，烧了松柏香草。太阳的金光落到德忠府院子里的天井旁时，老太太才跟德忠老爷和夫人辞行。我牵着老太太的马，快步追赶骡队。

龙扎谿卡像个模具里倒出的模子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一的劳作，寡淡而平静。谿卡里的人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季节，只有春天和秋天。只因一个是播撒希望，一个是收获希望，除这两个季节让他们怦然心动外，其余的时间，他们却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。

藏历水鸡年的开春，人们的心又怦然而动，眼睛里多了些光亮。这时，德忠府的仆人把查斯送回了龙扎谿卡。老太太看完德忠老爷的信，勃然大怒，信撕成了碎片，大骂，孽债。孽债。现在已是浊世了。



我站在一旁，插不上话，只能傻呆呆地把老太太的愤怒看在眼里。老太太终于不吱声了，坐在床沿低声哭泣。

老太太，您要保重贵体呀。您心里有怨气，就抽打我，发泄一下，万不可憋在心上。我说。

孽债，孽债。三宝啊，为什么我会遭受报应呢？桑杰，我想静一会儿，别让人来打扰。老太太的眼泪、鼻涕一个劲地往下掉。

我下楼时，查斯站在楼梯下。她见我从老太太的房间里出来，立马低头，准备扭身离去。我知道她一直服侍少爷，对很多活已经生疏了。我边下楼梯边喊住了她。查斯，老太太现在欠安，我让你先到厨房帮阵子忙，以后再看老太太怎么安排吧。

查斯头也没抬，穿过院子进了厨房。

老太太晚饭没来吃，我心里揪啊，就自作主张进了老太太的房间。太阳的余辉黄灿灿地滚落在卡垫上，老太太托着腮帮子沉思。

老太太！老太太！我轻声打断她。

桑杰，你来了。老太太凄楚的眼睛倾斜过来，啪嗒落在我的脸上。她把支在矮桌上的胳膊垂落下去，软绵绵地问我，查斯安排到哪里了？

回老太太的话，被我暂时安排到了厨房里，一切还遵老太太的训示。

妥帖了。德忠老爷在信里说查斯轻浮浪荡，有了身孕，不得已只能遣她回乡下来。关于那媾和的男人，德忠老爷他们也不甚清楚。桑杰，这件事你我知道就成，别再张扬了。

是。我应了下来。接着我又问，老太太，我让下人给您端碗糍粑粥来？

气都吃饱了，还能喝下粥？黄灿灿的金光正在慢慢向后退却，屋子里开始被阴冷占据，老太太痛苦不堪。我赶



紧叫下人从灶里掏点牛粪火，上面撒了些香草，熏老太太。再后，剜些酥油涂在老太太的太阳穴上。没一会儿，她长舒了口气，把愤怨全一下呼出来了。

翌日，老太太恢复了平静。

几天后，老太太带着几个随从去了趟拉萨，回来后做了一个令我们都咋舌的决定。第一个决定是要给格日旺久少爷娶媳妇，第二个决定是把查斯嫁给赶骡子的驼背罗丹。一经宣布，驼背罗丹磕头谢了老太太，就径自把查斯的被子抱进他的房屋里。少爷的婚事我们还得张罗一阵子。谿卡里的很多男人都很羡慕驼背罗丹。连着几个夜晚，一些男人躲在驼背罗丹的窗口底下偷听，结论是查斯死也不跟驼背罗丹同床。男人们又开始瞧不起驼背罗丹了。

夏天少爷娶了媳妇，这新娘子是荣兑仓的千金。说实话，叫堪卓益西的这个新娘子够丑的，是个狮子鼻，细眼睛，饼子脸，连我看了下面的孽根都一动不动的，我为少爷愤愤不平。驽马，你嘶鸣什么，现在我们的女主子不就这副德行吗？我也不怕你去告，再说你也告不了，因为你是畜生，不会说话。嘿嘿嘿。想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也许来世你会骑在我身上，我驮着你，听你絮叨呢。

榴村的轮廓出现在桑杰的眼前，他勒住缰绳，迟钝地从马上下下来，找了个沙坡，脱掉裤子屙屎。那臭味被风卷进了榴村，桑杰扭着脖子得意地笑，满脸的皱纹霎时堆砌成沟沟壑壑。

桑杰到达榴村时，天将将黑下来，有几只狗在后面追着狂吠。低矮的土坯房一撮一撮的，像堆着的一个个小土丘。桑杰把马停在一家行将坍塌的房门口，开始擂门。

谁呀？屋内一个男人问。

龙扎谿卡的桑杰。

是管家呀，稍等，这就开门。

桑杰只吸了一口鼻烟，吱扭扭地门打开了。油灯微弱的光从开



门人的身后射过来，只见黑黢黢的一个影子。

管家，请进来！黑黢黢的影子说。

你去把马上的褡裢卸下来，再给马喂水喂草。桑杰伸长脖子，目光越过黑黢黢的影子肩头，滴溜溜地落在屋里的女人身上。

是，管家。黑黢黢的影子跨出了门槛。

女人边穿藏装边说，管家，这是要到哪里去？

陀日寺。去找多佩。可今晚我要睡在这里。

听说多佩先生刚从禅定中回来，身子很虚弱，我们也很想去叩拜。

黑黢黢的影子把褡裢搁到地上，抱了张藏被。

仁庆，这里有一袋糌粑、一腿羊肉，还有一罐酥油。桑杰跟黑黢黢的影子说。

叫仁庆的男人吐出舌头连说，谢谢！谢谢！

门吱扭扭地响，把仁庆和黑暗挡在了外面。桑杰抱住仁庆的女人胡乱地亲，嘴里在说：心肝，惦死你了，让我摸摸，让我亲亲。

天发白时，桑杰骑上弩马又上路了。道路蜿蜒地伸向山嘴，山坳里一片灰白。

我昨晚把那女人干了，干得她气喘吁吁的。桑杰给弩马显摆。马晃了晃头，这让桑杰很难受，一股无名的怒火从胸口蹿上来。

你以为我老了，跟你一样弩钝，什么事也干不了？呸，畜生，我可是天地间最宝贵的人呢。那个叫仁庆的昨晚见到我，就像狗见到主子一般，还不乖乖跑到外面去睡的吗！

弩马没有理会，它眯上眼，舒舒服服地拉了一路的马粪，那热气蒸腾须臾，立马冷却下去，无臭无味。

秋日的清晨有冷风徐徐吹来，山谷里空寂无人，桑杰猛然感到了孤独。他吸了口鼻烟，话匣子又打开了。

格日旺久少爷的婚事办得很隆重，荣兑仓的千金娶到了龙扎谿卡。少爷在谿卡里住了十几天，就匆匆赶往拉萨去。



藏历水鸡年的六月，查斯生了个男孩，这让驼背罗丹高兴不已。老太太给查斯赏了一床藏被和一罐酥油。

这一年的藏历十一月传来了达赖喇嘛（十三世）圆寂的消息，老太太向朗生们布施了糌粑和茶，还派我到咤日寺进行布施，并迎请喜齐土丹丹巴尼玛活佛到龙扎谿卡念经。

十二月初少爷因为土登贡培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贴身侍从）事件，被噶厦政府革职，遣送回龙扎谿卡。这件事对格日旺久少爷的打击很大，回来后，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都不见。特别是少爷看到德忠老爷寄来的书信，得知土登贡培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流放的消息后，更是一蹶不振。

老太太说，鬼怪附了少爷的躯体，才使少爷变成了这般样子。我没有少往咤日寺跑，喇嘛请来了，医生请来了，护法神也祭祀了，少爷还是浑浑噩噩。

木狗年的开春时节，遵照老太太的吩咐，我陪少爷去咤日寺拜佛。半路上，少爷遇见了一个穿着破烂的游僧。少爷一见这个人，从马背上跳下来，攥着他的手盘腿坐在了路旁，两人嘀嘀咕咕讲了很多话。末了那游僧站起来，决然地拄着木棍走了。少爷掏出几块川卡，让我跑过去交给他。那游僧却说，我不留恋身外之物，你家少爷何必把如粪的钱施与我呢？他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把话回给了少爷，他把钱往兜里一甩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咣当声。少爷望着游僧的背影，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愤愤地上马，头也不回地向咤日寺疾驶。

从那以后，少爷的兴趣全放在了饮酒和跟查斯睡觉上。少爷经常让我想法子支开驼背罗丹，然后同查斯睡觉。有时是在我的房子里，有时候是在谿卡后面的林子里，有时候是在田埂边。

不久，堪卓益西把我召到她房间里去。我想：完了，



这下肯定一顿臭骂。堪卓益西一见我舒展了笑容，那塌鼻子更加宽广了，呼哧呼哧的气流在鼻孔里上蹿下跳。她说，管家，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，我和老太太决定让查斯和驼背到娘村去帮一阵忙。你把他们送过去，顺便看看那里的情况，然后速回来。

是。少奶奶。我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下了楼梯，我就去通知查斯和驼背罗丹，然后下午出发了。

查斯背着小孩，抱着一小袋糌粑；驼背罗丹背着被子。我骑马走在前面。驼背罗丹不一会儿赶了上来，他和我并着走了一段，终忍不住说，管家，能让我们一家人在娘村住到死吗？

我看看天，太阳还在当头，答非所问，说，累了的话休息一下吧。

查斯跪在地上说，管家，您就让我们在娘村住下吧！

我给老太太说说情，争取让你们住在那里。我说。这是真话，我怕少爷跟查斯惹出什么事端来，把我也牵涉进去，到时候怎么向老太太交代。

我们没有停下来，满天布满星光时到了娘村。

我一回来，少爷抽了我一巴掌，说他的好事被我搅了，让我滚蛋。我知道他现在喜怒无常，马上跪下来给他赔不是。

少爷说，那你给我找乐子去，找不到我就打断你的腿。

一下难住了我，乡下的女人少爷怎么会看上呢，再说，在老太太和少奶奶眼皮底下干那种事总是不稳妥，想来想去我给少爷出了个馊主意。让他假借到拉萨朝佛，到曾经带我去的酒馆里享乐几天。少爷的精神来了，认为这是个最妙的法子。少爷跟老太太一说，老太太相信了，让少爷带上足够的口粮和钱去了拉萨。后来我听跟随去的仆人说，少爷一头扎到酒馆里，把带去的钱财花完，还向德忠老爷借了钱。一年下来，少爷总共往拉萨跑了四趟，年底追债



的陆续到来，碍于面子，老太太一把账还了。

从娘村传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，说查斯的儿子长得跟少爷一模一样。消息传来传去，竟传到了老太太的耳朵里，她的心绪糟透了，少夫人倒显得无动于衷。少爷整日跟人比箭喝酒，从不过问谿卡里的事情。老太太曾对我说，只要他不往拉萨跑就成。

又过了半年，喜齐土丹丹巴尼玛活佛从拉萨回咷日寺时经过龙扎谿卡，见格日旺久少爷醉醺醺的样子，说，行为疯疯癫癫，心境明如池水；世人看你模样，顿觉一切无常。谿卡里的人便把这句话当成谶语，说少爷是宁玛派的活佛，由于遇到不洁净的东西，便成了这般样子。往后格日旺久少爷再怎么折腾，人们都用惋惜的情怀宽容着他。

少爷结婚三年多了还没有后嗣，更让老太太揪心的是，少爷不跟堪卓益西同房，有时三四天见不到他人。老太太因为少爷的事情，头发开始泛白，面庞松弛，让人一眼就能瞅见她的老态相了。

有次少爷在佛堂里读《颇罗鼐传》，老太太进来说，我们一直都不能静下来聊聊，今天应该好好谈谈。

少爷梗着脖子说，母亲，我正在看书，不能晚些时候再谈吗？

这本书在寺庙里是禁书呢，怪不得你行为古怪、疯疯癫癫，原来都是这些书害的。老太太说。

少爷索然无味了，他把摊开的纸张摆好，再用黄绸缎包住，百无聊赖地把盘着的腿伸直。

萨迦格言里说，贤哲一时受挫折，不必为此起忧心；月亮暂时成亏缺，瞬间就会变盈圆。你怎么会一直消沉下去呢？这谿卡，今后还要靠你来撑，现在该是振作起来的时候了。你看我，头发如白螺，身子像枯树，我离去天葬台的日子不远了，谿卡里的大小事情还得你来做主。老太太说。



少爷瞅了老太太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格日旺久啦，你不想让我死后往地狱里奔吧？我的青春献给了龙扎谿卡，现在苟延残喘时还不让我念念经、祈祷祈祷，祈求佛爷宽恕我的罪孽。

少爷的眼圈红了，他垂下脑袋，不再看老太太。

只要你担负起责任，我就想半路出家，潜心修佛。老太太说。

母亲，我求你一件事，只要答应，我就听你的。格日旺久少爷说。

说吧。

查斯的小孩是我的骨肉，你让我把他接到谿卡里来。

就这事？老太太的脸霎时如灰土，泪水涟涟。别使性子了，这样会把我们整个家族的声誉毁坏的，农奴生出的小孩，怎么可以跟贵族一起生活呢？要是你感到愧疚，我帮你把那小孩送进吃日寺，让他学经念佛，成为受人尊重的人。

格日旺久少爷一言不吭。沉闷使空气炽炽地燃烧，灼烧的气息让老太太心跳加速。老太太手中的念珠，转得喀喀喀响，那声音一头一头撞在少爷的心坎上。

如果你执意要带到家里来，那我只有当着你的面，撞在柱子上死掉。老太太说完，气呼呼地出去，把少爷一个人留在了佛堂里。

少爷和老太太由于那小孩的事情，母子关系搞得很僵。为此，德忠老爷专程来龙扎谿卡进行调解。德忠老爷可是个人物，他像块抹布，一到谿卡便把少爷的陋习暂时揩得干干净净。德忠老爷承诺向热振摄政王求情，恢复格日旺久少爷的官职。少爷看到可以攀缘的梯子后，竟把多年的酒友一脚踢开，甚至忘记了那小孩和查斯的存在。

在德忠老爷和荣兑仓的活动下，一扇扇紧闭的门开启了，龙扎谿卡的钱币叮叮咣咣地流进去，最后栖息在权贵